



# 我国早期职业教育读本

雍笛

我国书籍史上曾有一类书称为“杂字”。杂字书以“杂”为特征,集识字教育、职业技能、伦理教化于一体,主要服务于无法接受正统教育的工农商人群。它最初是字书,后来演变为儿童启蒙读物;随着教育由科举向实用拓展,它又成为面向农民、手工业者、商人等群体的职业入门教材,将职业最常用的生产工具、工艺流程,再加上日用器具、生活习俗等,用韵文的形式编为朗朗上口的教材,供成年人在业余时间学习,可谓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读本。

杂字书最初被归为“小学”类,属于经部。和《说文解字》这类收录各种汉字的综合性字书相比,杂字书偏重收录不常用字、民间用字、地方用字等“杂字”。东汉郭显卿编有《杂字指》,曹魏时的周成编有《杂字解诂》,南朝则有《要用杂字》《杂体书》《古今篆隶杂字体》等。这些杂字书为后世保留了丰富的语料资料。

唐宋时,文人们将零散的杂字编缀成文,供儿童识字使用,从此杂字书脱离了工具书的属性,逐渐演变为儿童启蒙教材。到了宋代,在农村私塾里广泛使用由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和杂字书组成的“村书”。传统的教材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注重文化教育,而新式的杂字教材则偏重生活教育。

元朝时,农闲时节开设有冬季学校,称为社学。入学的农民子弟往往读《随身宝》《衣服杂字》等杂字书,既可识字,又能了解生活中的常用物品。

明代时,杂字书的种类愈加丰富,内容上更侧重于为生产和生活服务。如《增补幼学须知杂字大全》,图文并茂,兼具幼学启蒙与便民实用的功能。其中的天文地舆图、历代国号歌、历代名贤考、圣贤问答诗等内容偏向儿童启蒙,而冠婚礼文、丧祭仪式、家礼全图、书契帖式等,除了对日常生活进行指导外,还初步具有职业教育的功能。

清代是杂字书的鼎盛时期,各地书肆大量印行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的杂字书,职业入门的杂字书也多了起来。比如,详细描述陶瓷业生产工艺流程和销售网络的《山头杂字》,以五言韵文记录农具使用、节气等农业词汇的《庄农日用杂字》,和涉及商贸行业的《改良增广商农秘书》《买卖杂字》等。再如,教会劳动阶层记账的《日用杂字》。这些杂字书显然已经成为职业教育读本,日益庞大的农、工、商群体,在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中,时不时需要记录账目、填写地契房契、书写家信等,事事去求“先生”们总是不方便,同时他们要为生计忙碌,平时没有充足时间坐到教室里细细品读“子曰诗云”。而实用性较强的杂字书解决了职业入门问题。



暖的太阳放射出万道光芒。而在光芒的中心,我看到了老邮筒。看到了一个羞涩的男孩,看到了一个大眼睛的女孩。

我写下了《老邮筒》这首诗:小镇上的老邮筒,像个士兵,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/风每天都要进去瞧瞧,什么也没有啊,空荡荡、空荡荡。/多少年过去了,月亮一直在喃喃低语,有一个秘密在这里贮藏。/一个小男孩住在村东头,一个小女孩住在村西头,一封信,没有寄信地址,匿名。/老邮筒记得呀,信里的内容——你的眼睛像星星。/有星星的夜晚,小女孩坐在窗前望夜空,小男孩坐在窗前想邮筒。/哦,老邮筒,幸福的老邮筒,心里拥有许多秘密的老邮筒。

这首诗包含了一个故事。这个男生就是我,我的性格很腼腆,见到女同学就脸红,甚至不敢正眼看。在想象中,我写了一封信,给村西头的女生。她的眼睛很好看,像星星一样。

这是虚构,是想象,但很美好。后来,我听说过,在现实中,有这样的男生,有这样的故事。

这个故事的本身,没有更多故事,只是一首诗,只是对童年和往昔时光的深深的眷恋。

邮递员叔叔大声笑了:“哎呀,你老投稿,怎么没发表呀?也没有收到过稿费哟!”

邮递员叔叔是我父亲的好朋友,他的笑声让我面红耳赤,无地自容。不仅如此,我还收到过很多退稿信呢。至少,一百封以上吧。

很多年过去了,但我忘不掉老邮筒。它不仅是美好和温暖,还是少年时光、梦和理想的见证者。时代在发

## 老邮筒

安武林

展,邮筒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老邮筒还在,但它的意义,更多的是怀旧,是诗意,是象征,是见证,而不是实用。

前几天,我到河北唐山做活动,给六所学校做六场讲座。

早晨起来,我拉开窗帘,坐在小桌上,摊开了《竹久梦二的童画童话》,一边品着茶,一边阅读。作者的画,充满童趣,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童年的时代。

我一扭脸,看到了暖暖的太阳,暖



●牛博士问道

### 鼠目寸光

戴逸如 文并图

卢瑟福说:“我认为,再也没有比那些只注意自己鼻子尖底下一点事情的人更可悲的了。”

牛博士说:“鼠目寸光者,寸步难行。”

我曾经有个学生默写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,写到“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”时,他把“愿”写成了“怨”。我给他纠正后,他还是表示不理解:“冬天里,卖炭翁穿得那么少,怎么还希望天更冷呢?他应该怨恨才对啊!”

他这一问,让我心一沉。我思忖着该怎么说,才能让这个上学都由轿车接送的学生与卖炭翁共情。我跟他讲,天气越寒冷,木炭越好卖,越能卖个好价。卖炭翁会拿着卖炭所得换柴米油盐,赖此养家糊口。所以,即使身上衣衫单薄,卖炭翁也“愿天寒”。

北宋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张耒写过一首《示秬秸》,其中就有一句“北风吹衣射我饼,不忧衣单忧饼冷”,与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异曲同

### 愿天寒

高自发

工。诗中的卖饼小儿每天天不亮就“绕街呼卖”,即使天寒地冻大风大雪也不歇着,一句“不忧衣单忧饼冷”,让一个在生活底层挣扎而又意志坚强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。

家境相对富裕的孩子,体会不到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,很难产生共鸣,自然就少了同情,即使在文字里接触了,也很难感同身受。像我的学生一样把“愿天寒”写成“怨天寒”的不在少数,他们只是根据有限的认知想当然,很少设身处地进入情境去思考。

学生应该多关注生活、关注社会。缺乏社会实践的恶果,是孩子们课堂上的无知,尤其是对最基本的生活常识的无知。许多家长都愿意花钱给孩子补文化课,其实最该补的是“生活”这堂大课。

老邮筒,承载着我童年的记忆。多少年来,我一直想给它写点东西。但总是找不到好的创意。

很久以前,我写过一篇儿童话,叫《荷叶邮筒》。那是童话,很理想,很浪漫,但和现实中的邮筒总有一段距离。

旧旧的时光,旧旧时光里的老邮筒,总在心里挥之不去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,每天都要路过镇上的邮电所。邮电所的门前,有一个绿色的邮筒。

我觉得邮筒很神奇,吞吐了多少秘密。多少喜悦和忧伤,都埋藏在其中。寄信人知道,收信人知道,还有这缄默的邮筒知道。

日出日落,春去冬来,一天天,一年年,邮筒记得四季的变化和时光的流逝。

自从有了一个作家的梦想之后,我开始悄悄地向邮筒里塞稿子,寄向远方。这是一个秘密,没有人知道,但邮筒知道。

终于,有一天,被邮递员叔叔看见了,他很奇怪地问我:“你经常给邮筒里塞什么呢?寄的是什么,厚厚的。”

我脸红了,羞怯地小声说:“投稿!”

## 藕逗

由国庆

酱地环是许多人爱吃的酱小菜,也称甘露,天津人俗称地葫芦,还有俏皮话“地葫芦不叫地葫芦——小呕(藕)”,因它外形像小莲藕,才有此一说,天津方言发音“nǒu”,似“藕”音。

这个字正字其实是藕(nǒu),本意是锄草的工具,词性变化后在元代、明代戏剧中常见,是指男女狎昵,关汉卿的《金线池》中即有表述。老天津的民俗语言中,拿别人开玩笑、调侃,甚至拿旁人“开涮”,俗称“藕”或“藕逗”,比如:“你们几个嘎小子没事别总拿我藕啊,姐姐我可不是好惹的!”厂长见此情形,也呵斥:“都赶紧干活去,没事‘穷藕’嘛!”类似的事情也衍生俏皮话:“莲蓬子儿不叫莲蓬子儿——藕豆(藕逗)儿。”



### ●网络新词语

## 无扰模式

王锦辉

“无扰模式”是从“勿扰模式”演变而来的网络流行语。“勿扰模式”本是手机中减少消息打扰的功能,常被用来形容人们主观上不想被打扰的状态;而“无扰模式”则指向一种客观上的无人打扰的生活状态,多被用于调侃自己没有社交圈、自嘲朋友稀少,形容接连很多天都无人联系自己的社交境况。

这一表达充满幽默与自嘲意味,精准反映了当下不少人低社交需求的生活状态。更有网友直言“周末宅家两天,手机全程无扰模式,连垃圾短信都没有”。